

## 片馬問題

顏旨微

英佔片馬之交涉。爲積年中、英、兩國間之一重大懸案。歐戰之時。英曾撤退其駐兵。吾國未能利用時機。將此項交涉。辦一結束。至爲遺憾。近頃以來。英國復添設駐守片馬軍隊。雲南人士曾電政府請速抗議。都下某報亦有片馬問題再燃之記載。衆議院議員張華瀾等亦向政府提出質問案。惟以上各項所載內容。過於概括。殊未足以喚起國人對於片馬問題生死利害之注意。同人會商擬一較爲詳切之評論。而以搜集材料略爲困難。頃見努力報所載王君龍章之投稿。所以論片馬問題者。至爲詳賅。國人讀之。可以未生之智得生。未曉之義今曉。惟旬日以來。間以此項問題。質之友人。不獨略知梗概者甚寡。即對王君之稿。見者亦復不多。足見報紙之效力。本不過在二三日之間。事過境遷。在今日之社會。非涉於個人之利害。決無翻閱陳報以斷論其是非之理。吾人既以片馬事件之重大。且認王君之文實有普知之必要。用更爲介紹。要使多數之國人。對於片馬問題。得受一重深切之印象也。原文錄下。

雲南省在二十二行省中。處在特殊的地位。地勢很大。轄境很廣。密邇兩大強隣。又與蠻荒甌脫地數千里。壤地相接。且地居長江上游。控制西南各省。爲西南各省的屏蔽。有輔車相依。唇亡齒寒之勢。邊防極其重要。這是人人都知道的。

但是隔內地太遠。因交通不便。國人罕至。故其內容。以及一切重要的邊防上。地理上。國

際外交上。無從而詳知其底蘊。若發生國際交涉。誠屬萬分危險矣。現在英國已窺其陰謀。強割片馬爲緬甸縣治。近屯駐重兵於該地。一方面欲於目前圖佔我國數千里之野人山。一方面以備異日進窺我川、滇、藏、之地步。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用是將英人窺滬始末。及強佔片馬。欲乘機奪我數千里地之事端。謹陳於全國同胞之前。

(一)

英人之於滇、藏、垂涎已久。蓄志圖謀。已非一日。數年來不施其鬼蜮伎倆圖滇者。適值歐戰。未遑顧及遠東耳。今歐戰既平。彼遂欲償其宿願。逞其野心。今竟以重兵實行侵略矣。竊以爲此次交涉。關係我國者。非常重大。國人對於片馬問題。當先注意下列三要點。

第一。片馬爲滇省內戶。係滇西保山縣屬。登壇土司所轄之一寨。在野人山東。

第二。野人山爲滇省外戶。綿亘千餘里。自古即屬我國。從未隸屬緬甸。

第三。滇省西南方邊地。自英併緬後。被英人侵略。強劃爲緬甸縣治者有六十餘萬方里之多。

夫英人之所以急急強佔片馬者。誠以片馬在野人山東。既得片馬。則野人山千餘里地。自可不勞而獲。使我國不能與彼爭執。是故英人之佔片馬。非僅爲片馬一隅也。欲於目前併吞我野人山地。且爲將來謀我川、滇、藏、之地步也。片馬交涉。特愚弄中國之一種手段耳。今請先述野人山地勢。及確屬中國之証如左。

野人山介於滇、川、藏、緬、阿薩密、之間。東界維西蘭溪騰越。西界英領阿薩密（英領印度

直轄州之一。南界八莫孟揆。北界川邊、西藏、其經緯線約起北緯二十四度。至二十七度半。京師西經十九度。至二十三度有奇。

野人山爲滇疆外戶。川、藏左屏。其形勢非常重要。續瀛寰志略說。「……論其險要。則鈴緬甸之北門。樹川、藏之外翰。戩滇疆之右翼。弭強敵之東封。土滿人滿之時。天下無事。足以資開墾。或有事。據此者坐收形勢。因利乘便。縱兵四出。惟意所向。此野人山之地。所當注意也。……」

雲南通志論野人山之形勢云。「……以地勢而論。當滇、蜀、藏、三省之回。其三面皆與諸邊毗連。爲藩籬鎖鑰之要地。豈可委之於外人乎。」

姚文棟論野人山說。「自英得緬。藩籬撤而門戶寒矣。所幸者。猶有野人山之天險。可以阻隔中外。若使野人山爲英所得。則長驅而入雲南。有高屋建瓴之勢。而雲南更無可扼之險矣。」

綜上幾點而觀之。則野人山之地。關係吾國邊防之重要。已一覽了然。今述其富源於次。

野人山雖爲紅髮野番盤據之地。而其物產之富饒。除自給外。輸出於外者甚多。其礦多金、銀、琥珀、綠鑽石、之類。植物則旱穀、鴉片、橡樹皮、及藥品爲大宗。虎皮、麻布、黃蠟、鹿茸、麝香、等物。亦非常充實。其出產不可謂不饒矣。

復次論其確屬中國之證。按野人山。在明爲茶山里、麻二土司故地。清雍正八年來歸附。曾以虎皮、黃蠟、麻布、等物進貢。永以爲例。又雲南通志列野人爲雲南人種百四十餘種之一。所謂野

人。即指野人山中之土民。又稱爲獠夷。嘉慶二十五年。大學士伯麟總督雲貴。進入種園云。「野人十戶爲一寨。有一寨即自置寨長。」又乾隆三十五年。曾在野人山置正副撫夷。垂爲令典。足見野人山確屬中國。又據姚文棟復薛福成星使書云。「野人山一帶。多膏腴沃饒之地。或以兵屯田。以招佃開荒。而團練自保。均不必大費兵餉。而可以實邊固圉。野人本樂爲我用。居則行保甲之法。出則行東伍之方。亦可得精兵萬千。地利人和。交相爲資。此一要也。此山向不屬緬。係我現屬土司界內之地。載明志乘。英人窺伺雖闖入山中。誠使後來勘界大臣。詳查地勢。以清理之。不難挽救也。所慮者。勘界之時。含糊默許。仍安退讓。則此山恐非我有。而雲南危如累卵矣。」夫野人山之地勢。及富源既如彼。而其確屬中國之証據又如此。今英人雖插足其地。然無歷史上。條約上之証據。國人何不急起而與彼力爭乎。

## (11)

野人山地勢。富源。及確屬中國之證。既如以上所述。茲論片馬。

片馬在野人山東。爲滇省內戶。川、藏、衝途。隸於滇西保山縣登埂土司。在北緯二十六度。北京經十七度五十分。廣約百里。北以板廠山界於麗江准西。西界派賴土司。西南界茨竹土司。地距永昌二百八十里。

片馬地方。介於廠板山。姊妹山。叭拉大山。高黎貢山之間。一小江流灌其中。西距野人山約百數十里。清光緒三十二年。英公使有馬土司每年所貢之禮物。願替代進納。其後又提議欲永租片

馬。年出租銀一千五百元。是英人早已承認片馬爲我領土矣。考片馬自元併大禮後。屬於雲龍甸。明時屬爲茶山土司。清高宗平定雲南。使屬騰越。訴訟由保山受理。其後併入保山縣登壇土司。乾隆中。嘗有夷患。道光時。派兵駐紮於其附近各寨。資鎮攝。夫片馬地方雖小。然當入滇、川、藏、之要道。若一失去。則不僅滇、川、藏、岌岌可危。千餘里之野人山地。將被英人蒙混。無法爭回。而西南之邊禍。從此日急。此國人所當大注意者也。

宣統二年。雲南諮議局上滇督片馬書云。「……夫英人今日可以據片馬。異日何不可以據關州。倘片馬之交涉失。則彼援據成案。接續北進。正恐損失更千百倍於今日。永昌失地不已。又進而大理、麗江。滇、緬、畫界不已。又進而蜀、片、藏、緬。英人乘機得勢。宵抄衛、藏。俯瞰巴、蜀。長江上游。操於掌握矣。若片馬不歸。則片馬以西之損失。皆成鐵案。片馬以北之禍患。又懸眉睫。若就片馬論片馬。終不過一隅之得失。不必與之爭一隅。當與之翻全案。……」

宣統二年。英人派兵窺伺片馬。當時滇人已非常激昂。幾至決裂。上滇督書。末段云。「一面趕速經營片馬以北各地方。早占地步。又一面於騰越、思茅兩處。趕速練重兵。以備不時之用。時已至此。非存必死之心。以封疆爲性命。背膽臥薪。破釜沈舟。非借一戰之力。不足以振起全局也。大敵憑陵。憂憤交迫。涕淚慟哭。不知所云。」

(三)

夫今日與英人談判交涉。當先了然前後劃界之始末。良以片馬事件。實肇端於滇邊界務。故欲

欲研究片馬問題。不可不先考邊界事務之歷史。概自英國滅緬甸。奪其地爲印度屬地以來。中英、國土接壤。邊界事務。從而發生。計前後劃界四次。今次第述其梗概。

(一)清光緒十三年。總理衙門。與英公使歐格納訂約。分割滇、緬、界線。中國失去虎距關外之重地。及孟良土司地。

(二)光緒二十年八月。英政府授意駐京公使。要求租瓦蘭嶺、蠻秀嶺間地。開作商埠。中政府照允所請。其後英使協商總理衙門。有「既允請租界地作爲商埠。則凡租界內外。須重勘。以免將來輾轉。」等語。中政府竟爲英人愚弄。俯從展線至太平江、南奔江、相會處。並割讓騰越邊界隙地。

(三)光緒二十五年。又重勘滇、緬、界線。先由中委員姚文棟與英委員巴准里會同勘界。姚文棟遇事不苟。見忌於英。清政府乃以劉萬勝彭友蘭楊發榮陳立達等代之。劉等爲英人愚弄。失去下列各地。(一)浪灘關外地四百餘里。(二)自太平江西岸湖洗帕河至噴干墓西一帶。失去騰越廳所屬木邦、孟密、孟養、等宜慰司。以及南坎、猛谷、遮蘭、三副宜慰司地。共方數千里。最重要之漢龍、虎踞、天馬、三關。盡入英編版圖之內。(三)自洗帕河溯太平江至古里憂一帶。失去精繪等土司。以及鐵壁一關。(四)自噴干退至猛卡等練山失去三百餘里。惟餘留岱山的一座小山。(因此山在當日屬騰越都司會署地址)。(五)自墓西退南宛河失去隴川、猛印、兩土司地四百餘里。(六)自洗帕河溯蚌河而下。失去里麻、猛弄、猛老、地。約一千四五百里。統計以上六處。共失去約四千

里。

定約後不到三月。我滇瀘關外土把總左孝臣不願割歸英人。召集土司。起與英人反抗。左等一百三十七人戰死。滇省大吏聞警。電飭騰越遊擊萬際文到界。告誡左氏之民。不得與英人爲難。如有願搬入內地者。則速遷之。否則聽之。其後英兵以土民烏獸散。遂自引去。滇省大吏。含糊不上聞。此後天馬關、漢龍關、一帶民。時常與英人發生衝突。皆隨起隨滅。言之真可痛心。總計以上三次劃界。失去孟密、南坎、孟谷、孟連、木邦、孟良、龐川、猛印、精繪、里麻、猛弄、猛老、孟拱、孟養、電莫、等土司地。以及漢龍、天馬、虎踞、鐵壁、瀘瀘等關。計失去領土六十餘萬方里。

第四次勘界。因石鴻韶誤國太甚。政府不予批准。其情節如下。

光緒三十年駐思茅領事。以恩卡河與潞江中間之分水嶺一帶。久未劃清。電北京英公使向我政府聲明。並指請迤西道就近派員會勘。卅一年正月。石鴻韶會同委員與英員烈敦往勘。石氏奸邪柔媚。臨時受英人重賄。任英人索請分界爲南北二段。南段未提。北段以小江爲界。從尖高山起。由磨石河頭。直上至頭山。經陸家坡登高黎貢山。抵九角塘河。順野人山。及小江邊橫出上至小江源板廠山爲止。失騰越、保山、雲龍、龍陵、各屬土司地。(片馬在內)。凡永昌大理迤北土司地損失殆半。照此英緬疆域與川邊土司地相連矣。當經藩司劉春霖臬司陳燦指責。外務部飛函數十通飭駁。石氏猶不知自省。反以山形水勢使然一語。含混答覆。幸外部堅持不允。故此案始終未定。其

後英人派兵片馬實肇端於此。

現英人駐兵片馬。欲據此案交涉。若國人不知此案真相。藉片馬題目來交涉。則正中英人之計。吾國不知損失幾千里之地矣。

(四)

今記英進據片馬的歷史

宣統二年冬。英兵二千。乘中國不備。繞密支那出發經西北。越野人山。隨行戰馬一千餘匹。至十二月三日。進據片馬。隨即駐營上片馬(片馬分上下片馬)。沿途設礮立營。爲久住計。威脅各夷寨降。並宣言高黎貢山以西爲英領土。時滇督李經羲欲以武力解決。政府止之。駐英公使劉玉麟與英外部交涉。英人答並不佔地。但亦不撤兵。據劉使密電謂「英此次舉動。實因中國對待某某二國。若默認其擴充勢力範圍於東北境內者。故急起直追行其侵略主義」云云。宣統二年正月。滇督又電稱英兵於高黎貢山嶺。最高險處。分築礮臺。電光遠射。照及怒江渡口。又茶山五寨。已降其三。幾入麗江。漸謀進侵云云。十五日。政府照會英使。請撤兵協商。英使朱爾典謂確定高黎貢山爲界之後。然後撤兵再勸云。其後清政府擬由部派員往勸。與英重訂界址。但使不大虧損。即可和平了結。電商李經羲。李督頗不謂然。而滇省京官於二月十五日會議。呈請外部力爭。滇省諮議局發起組織保安會。要求英人退兵。以保主權。民氣沸騰。勢不可遏。李督電請親自會同英員切實查勘。而英人置之不理。後復推卸。忽又進據。李督派陸軍二標。聲言出外野操。不敢明言防禦。而



英既進佔登壇。長驅直入。愈逼愈緊矣。

九月英人又於茨竹、了口等處。私墾界石。又添駐兵數。強收戶稅。小江以南十八寨之地。既據爲己有。今且侵西小江以北浪宋等地。政府無可如何。當時清政府見交涉棘手。意存退讓。欲將片馬允許英人永租。而滇人與滇督李經羲力爭。主張勘界。李經羲又以界務非空言可以勘定。復令各屬先行練團。順寧一帶。已練就四班。趕練二班。並先發快槍。所以未至交戰者。以不久而武漢起義。滇南開風而響應也。

以上係宣統年間英據片馬之事實。迄自民國元年八月間。英人又於片馬徧布警崗。雖由外部。向英嚴重交涉。然英人藉詞推宕。民國二年十二月。雲南唐繼堯電報。言片馬頃來英兵五六千名。分路進兵。一由帕跌河卯照老窩之稱憂。一由上片馬過古炭河魯掌登壇六庫。一由明光出騰越。是英人且又南窺滇西第一要地之騰越矣。迨歐戰起。彼未遑顧及。自行撤兵。所以邊境無事者數年。今彼重演其故技。再逞其陰謀。欲償其數十年來垂涎之慾望。今片馬問題已達極險惡之地位。若片馬一失。目前立見喪失數千里之地。且川、滇、藏、三大區域之大禍。必自此始矣。我愛國同胞。定當本其昔日爭回青島之熱誠。作積極之奮鬥。求得最後之效果。

故爲今計。我國第一當未開談判之前。速揀派精能人員。親至野人山地。測圖查看。第二與英人嚴重交涉。劃清我屬之野人山。與英領緬甸之界線。因片馬在野人山東。野人山之界定。片馬問題自決矣。」

以上所載。皆王君龍章之論。對於片馬問題之前後因果。及其利害。可謂言之深切。惟就吾國之國勢。及一般政治人材之眼光與常識。是否能於此項問題。而在外交談判中因心衡慮。以博取適當之解決。當然爲一疑問。然英國就其歷來對於東方之因襲的政略。及窺略川、滇、兩省之野心。其設駐重兵占領片馬。此種預計。本不以我國之官吏之抗議爲疑慮。且或正以我國之進與交涉。轉可藉端挾持。倘得便宜。則其所益。當不僅片馬而止。設談判不遂。仍爲懸案。彼更無所損失。吾國則以領土人民之關係。重感不利而已。特吾人所最不解者。即英之政治家。對於法人之不撤兵而期永佔萊因河左岸之主張。甚爲不滿。以爲「萊因左岸之德國領土。從人民及國語系統言之。皆應屬德。現時歐洲之德人。約有七千萬。今後三十年間。雖保其不增加至一倍。此種德人日視數百萬同胞在他國支配之下。果能無所觸於心耶。其結果將不免有民族解放之鬭爭。恐祇有時機問題而已。」此種高瞻的政治目光。吾人就任何一種理由言。皆不能不認爲有正確之意義。然何以獨對於我川、滇、二省之窺視。而又自擬於此項正義之外。何以對於我四兆人民略不介意。轉欲置我滇邊之同族於軍隊支配之下。絕不一念民族解放鬭爭之意義耶。德國新敗之後。其人口之弱。領土之減削。財政擔負之重。國民生計之困難。以及所受外交上之壓迫。較之吾國之艱辛危懼。猶十倍以上。而英國尙爲執義之言。歐洲之弱小國家。以民族或外交策略上之關係。屹然自存者正衆。從未有自承爲建設未成之國家。亦未聞弱國而不立外交政策之理。則以吾國今日之地位。猶重感外交上對付之困難。自不關於積弱。而實因於歷年內爭。民情渙離。當局者又無確立健實之政策與敏銳之外交手腕而已。青島問題之解決。魯人爭之。全國輿論扶之。然其收回之

效果。仍不能愜當。則外交手腕上之荏弱。可以想知。故片馬之事。自亦不能僅恃於政府之交涉。吾人以為國民有一分實在之能力。監督政府。而後政府對於外交上始生一分之抵抗力。昔俄國對於君士但丁堡之進軍。不能不顧慮於三千萬回教徒之意志。英國對於法國進佔萊因左岸之主張。而亦深以七千萬德人為慮。皆所以表示民族潛在勢力之不可厚侮。故一國形式之外交官吏。不以健實的國民意志為後盾。祇一國際禮讓間之侏儒而已。吾人所慮。即在國民誤用其感情上之客氣。有損於外交。且認王君之論。確有使國人了解片馬問題之情實。將導國人為合理之爭。故轉錄全文並附淺見。吾知輿論界必有起作浮鼓之應者。爭片馬即所以保川、滇、等省之屏蔽。國民應以此為試驗民族的潛勢之時機矣。

(錄自顏旨微評論集)